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觉醒 毛猿

Jue Xing Mao Yuan



凯特·肖班(美)/奥尼尔(美)◎著

赵欣娅◎译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争议文学/修平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ISBN 7-80723-132-7 .

I. 世… II. 修…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614 号

世界争议文学 (觉醒 毛猿)

主 编: 修 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800 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32-7/I · 37

定 价: 1168.00 元(全 40 册)

门外那只被关在挂笼里的有着黄绿相间羽毛的鹦鹉，在不停地呱呱大叫：“滚开！滚开！该死的！这就对了！”

这只鹦鹉除了能讲点西班牙语外，还能讲另一种话，这种语言只有门的另一边被关在挂笼中的模仿鸟能听懂。那只模仿鸟也迎着习习的凉风，恣情地啼唱，令人心烦地叫个不停。

彭迪列先生再也无法安心地读他的报纸了。他一脸不耐烦的神态，叹口气，站起身来，无精打采地走下门廊，穿过一条又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些通道把奈波伦别墅分散的小房连接起来。刚才，他一直坐在大厅的门外。鹦鹉和模仿鸟是奈波伦太太的财产，它们有尽情喧闹的权力，而当它们不再讨人喜欢时，彭迪列先生自然也有权不再陪伴它们。

他在自己的别墅门口停住了。这座别墅从主楼那边数过来是第四座，倒数是第二座。他十分轻松地坐进摆在那儿的藤制摇椅里，又开始专心读起报纸来了。这天是星期日，报纸是昨天的。星期日的报纸还没有送到哥兰德岛。他对市场信息，早就烂熟于心了。这会儿，他只不过随便地浏览各种社论和他昨天离开新奥尔良时无暇过目的零星消息。

彭迪列先生年纪四十，戴着眼镜，身材中长，体质虚弱，微微有点驼背。他的头发是棕色的，整齐地梳向一边，胡须浓密，但修剪得利落、整洁。

他不时地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环顾四周。主楼那边的喧闹声越来越大。这座公寓的主要建筑被称为“主楼”，以便和其他小别墅区别开。那啁啾啾啾的鸟叫声仍没有停歇。两个年轻姑娘，法雷瓦家的孪生姐妹，正坐在钢琴边弹奏《赞姆巴》中的二重奏。奈波伦太太也在不停地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她每走进房间，总是大声向打扫庭院的佣人们布置任务；每走出房间，就以同样高的嗓门儿向餐厅的佣人们发

号施令。奈波伦太太长得漂亮标致，生气勃勃。她穿着白衣服，带着套袖。她进进出出时，浆洗过的长裙不时地打起折皱。附近，另一座小别墅门前，一个穿黑衣服的太太正在那儿悠闲地，漫无目的地散着步，一边还数着念珠。公寓里的许多人已乘波戴利的小帆船到切尼瑞·卡来纳达教堂做弥撒去了。一群年轻人在外面橡树底下玩槌球游戏。彭迪列先生的两个孩子也在那儿——这两个小家伙长得很壮实，一个四岁，一个五岁。一个混血保姆无精打采、机械地跟着他们跑来跑去。

最后，彭迪列先生点燃一支雪茄，抽了起来，报纸不知不觉地从他手中滑了下去。他的眼睛盯住了一顶正缓慢地从海边向这里挪来的、白色的遮阳伞。透过那枯削的橡树枝干，跨过一片长满黄色菊花的田野，那把遮阳伞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海湾遥遥相望，逐渐融入那朦胧的、蔚蓝的天空之中。那把遮阳伞不停地缓缓向前挪动着。那镶着粉边的遮阳罩下，缓缓地走着两个人，他的太太艾琳娜·彭迪列和罗伯特先生。他们走到别墅跟前，在门廊的台阶上每人背靠着一根门廊的柱子、面对面席地坐了下来，脸上稍现一些倦意。

“这么大热的天，又赶在这么个时间，去海里游泳，分明是胡闹！”彭迪列先生冲着他们大声喊道。他是天色微明时下的海，难怪今天早晨对他来说，过得那么慢。

“你被晒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又说道，同时盯着他的夫人，看那眼神就像看着自己一份心爱的财产遭到了破坏似的。彭迪列太太抬起她那双厚实、有力且匀美的手，从手腕上挽起平纹细布衣袖，以欣赏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在她瞧着这两只手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戒指，去海滨前她把它交给丈夫了。她默不作声地把手伸给他，他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把戒指从衣兜里掏出来，托在手心上。彭迪列太太把戒指戴进了手指，然后环抱双膝，朝对面坐着的罗伯特看了一眼，笑了起来，戒指在她手上闪闪发光。罗伯特也报之以会心的一笑。

“发生了什么事？”彭迪列先生懒洋洋地看着他们，向他们搭讪道。这真够有点胡闹的了，在海里搞冒险玩意儿。艾琳娜和罗伯特两人都抢着向他描述这件事。可是讲出来的似乎引不起一点乐趣来。他们都

察觉到了这一点，彭迪列先生也觉得毫无意思。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然后站起来，说想去科兰旅馆打台球。

“咱们一起去吧，奈波伦，”他向罗伯特提议说。可是，罗伯特很直率地回答，他更喜欢留下来，同彭迪列太太聊天。

“那好吧，艾德娜，当他使你感到无聊时就让他干自己的事去好了。”彭迪列先生临走时，这样告知他的太太。

“嗨，带把伞！”彭迪列太太大声说道，同时把伞递给了他。他接过遮阳伞，打开举在头上，走下台阶，离开了。

“回来吃晚饭吗？”彭迪列太太又向他问了一句。他迟疑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膀，又向衣袋里摸了摸，里面有一张十元的钞票。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来还是不回来，那要看他在科兰旅馆和谁比赛以及比赛的规模了。但是他没有讲出来，不过，彭迪列太太已经明白了。她大声笑了起来，点点头和他告别。

两个孩子看到爸爸往外走，都想跟他去。他亲了亲他们，没有同意，但答应回来时给他们带夹心糖和花生。

2

彭迪列太太目光犀利而有光泽。她的双眸子是棕黄色的，十分接近她头发的颜色。她具有一种把目光迅速聚焦在某个物体上的能耐，然后又能长久地停留在那里，就好像沉浸在冥思苦想的迷宫中一样。

她那比头发略黑的浓密的眉毛，像地平线一样舒展笔直，使她的眼睛显得更加深邃。与其说她漂亮，倒不如说她俊美。她的面容由于率直的表情和一种互相矛盾的微妙的神情的变化而具有一股迷人的魅力，她真的是风度翩翩楚楚动人。

罗伯特卷了一支烟。他说买不起雪茄，所以只抽卷烟。他衣兜里装一支彭迪列先生送给他的雪茄，他想留着晚饭之后才抽。

这在他看来是坦诚的表现。在肤色上他跟现在同他坐在一起的同

伴没有什么两样。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同不刮脸相比使这种效果显得更为明显。在他坦诚的面孔上没有一丝忧郁哀愁的影子，他双眉紧锁，目光里流露出夏日里疲劳困乏的神色。

彭迪列太太伸手取过放在门廊地板上的棕搁叶扇子，扇了起来。罗伯特嘴里叨着烟，吐着一股股烟雾。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起来：周围发生的事件，在水中惊险刺激的冒险——谈起来就够使他们心胸舒畅的了。他们谈个不停，谈着风、树林、到切尼瑞做弥撒的人们，还有在橡树下玩槌球游戏的孩子们，以及法雷瓦家的孪生姐妹和她们演奏的《诗人和农民》一剧的序曲。

罗伯特对她说了许多他自己的经历。他仍然年轻，缺少社会经验，对自己还不那么太理解。好像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彭迪列太太却很少谈到自己。他们谈得很投机，彼此对对方的话题都感兴趣。罗伯特讲到他打算今年秋天去墨西哥试试运气。他一直想去墨西哥，可总也没去成。同时他谈到他在新奥尔良的一家商行里保有一个中层地位的位置。在那儿，由于他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找个职员或文书的工作，还是很容易的。

同过去一样，他正同他的母亲在哥兰德岛度暑假。从前，也就是在记事之前，这座“主楼”是奈波伦一家避暑的地方。现在在它的两侧已盖起了十多座小别墅，而且总是住满专从奥尔良法国人居住区来的客人。这给奈波伦太太提供了一种轻松而舒适的生活，这在她看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彭迪列太太向他讲了她父亲在密西西比河的种植园和碧草遍野的古老的肯塔基原野上的家乡，在那里她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她是一个有着美国血统的女人，虽有一点法国人混血，但似乎已被溶解消失殆尽了。她读了住在东部的妹妹的来信，信上说她已经订婚，而且快结婚了。罗伯特聚精会神地听着，很想了解她妹妹的行为举止，她父亲的容貌以及她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在准备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彭迪列太太收起了信。

“我看莱恩丝不会回来了。”她说着朝丈夫离开的方向望了一眼。

罗伯特也这样想，因为在科兰旅馆那儿有不少新奥尔良俱乐部的成员。

彭迪列太太离开罗伯特，走回她自己的房间时，罗伯特也随即走下台阶，漫无目的地朝玩槌球游戏的人们走去。在晚餐前半个小时，他还可以在那里和两个小彭迪列玩一会儿。这两个孩子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

3

那天晚上，彭迪列先生十一点钟才从科兰旅馆回来。他的心情非常好，兴奋异常，很想一吐为快。他进屋时惊醒了早已上床且进入酣梦的太太。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和太太说着话，向她讲述白天听到的奇闻轶事和闲言蜚语。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一大把褶褶巴巴的钞票，里面还包着许多叮咣作响的银币。他把这些钱连同钥匙、小刀和手帕胡乱丢在写字台上。彭迪列太太实在太困了，只是喃喃地轻声回答着。

他对太太——他只是为了她才活着——对他在意的事竟然漠不关心，对他的谈话毫不在意，实在感到扫兴之极。

彭迪列先生虽然非常喜欢他的两个孩子，可早就忘了给他们买夹心糖和花生的事了。他走进隔壁孩子们睡觉的房间，看看他们是否睡得舒服。查看的结果却令他很不满意。他给孩子们翻了翻身，换了一下睡姿。一个孩子踢了几下腿，喃喃地说着关于什么一篮子蟹的梦话。

彭迪列先生转身回到太太那里，告诉她拉瓦尔正发高烧，需要看护。然后他点起一支香烟，走了出去，坐在敞开的门旁边抽了起来。

彭迪列太太非常肯定地说，拉瓦尔根本没有发烧。他睡觉前还好好的，白天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彭迪列先生对高烧症状实在太熟悉了，怎么会弄错呢？他确信无疑地向太太说，孩子此刻正在隔壁房间里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责备太太粗心大意，平时对孩子缺乏应有的爱护。如果一个人身居母亲的地位而不照料孩子，那么还有谁能干这件事呢？他说自己

每天忙于经济所的事，腾不出手来。他不能同时一身兼二职，在外边赚钱养家，在家里又得照看孩子使他们安然无恙。他讲这番话时，口气强硬且理直气壮。

彭迪列太太从床上爬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她很快又转回来，坐在床边，头靠在枕头上。她不说一句话，对丈夫的诘问拒不作出任何反应。彭迪列先生抽完雪茄后，上了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彭迪列太太这时候已经完全清醒了。她无声地流着泪，哭了一阵子，然后用睡衣袖子擦了擦眼睛，吹熄了丈夫离开时忘记熄灭的蜡烛。她光着脚穿上了放在床边的缎子拖鞋，走到外边的门廊中，那里有一把藤制摇椅，她坐了上去，开始轻轻地摇了起来。

这时已过午夜。小别墅里所有的灯都熄了。那座主楼的门廊里还闪着一缕微弱的灯光。外面安静得没有一丝声音，只有从远处不时传来那只栖息在橡树顶端密叶中的老夜鹰发出的叫声和大海永不止息的涛声。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海水还没有涨潮。那海浪的声音宛如一曲悲伤的催眠曲径直飞向漆黑的夜空。

泪水不停地从彭迪列太太的双眼中流下来，不一会儿睡衣的袖子都已湿透，再也无法用它来擦眼泪了。她用一只手抓住椅背，那宽松的袖口顺着举起的胳膊滑到了肩膀上。她转过身去，把红热潮湿的脸贴到肘弯，又接着地哭了起来，再也顾不上擦她的脸庞、眼睛和胳膊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这样的经历在她婚后的生活中已经有过多次了。可是，从前发生的这类事情，同她丈夫对她的一往深情和忠诚不渝的诚实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她丈夫的深情和忠诚是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

似乎有一种无法说出来的压抑感，从她意识中的不能抓挠之处滋生出来，使她的整个身心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伤感。这种压抑之感就像个影子，像一团迷蒙的雾，掠过她焦虑的灵魂。这种感情是奇怪而陌生的。这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心境。她坐在那儿，内心里并没有责怪丈夫，或者悲叹给她安排了经历过的旅程的命运。她只不过是想自己好好痛哭一场罢了。蚊子在头顶上方劲头十足地飞舞着，叮咬着她那结实而

滚圆的手臂和赤裸的脚背。

幸亏这些叮人的嗡嗡叫的小精灵赶走了她的哀愁，不然的话，她会在这黑暗的夜幕中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彭迪列先生准时起了床，坐一辆四轮马车到码头，赶乘汽轮，赶回城里去照管他的生意。在这个周末以前，人们在哥兰德岛是不会再看见他的人。他已经恢复了昨夜差点被破坏了的镇静。他急于离开这里，希望能在卡罗德利街度过快乐的一周。

彭迪列先生把昨晚从克莱恩旅馆带回来的钱的一半给了太太。像大多数喜欢钱的女人一样，彭迪列太太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些钱足够给珍妮格妹妹买一件精美的结婚礼物了！”她大声叫了起来，一边一张一张数着钞票，一边小心翼翼地抚平上面的褶皱。

“啊，我们应送给珍妮格妹妹比这更好的礼物，我亲爱的！”当他准备同太太吻别时，大声笑道。

孩子们笨手笨脚地围着他跑来跑去，抱着他的大腿，央求他回来时给他们带各种东西。彭迪列先生向来讨人喜欢，无论是女人、男人，还是孩子，还是佣人，总是乐意来为他送行。他的太太站在那儿，微笑着，挥动着双手。孩子们大声喊叫着，直到他那辆沿着沙道飞奔的陈旧的四轮马车消失在灰尘扬起的远方。

过了几天，彭迪列太太收到从新奥尔良寄来的一箱东西。这是她丈夫寄来的。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糖果，那些颜色诱人的可口的小玩艺儿——最上等的水果、馅饼，一两瓶少有的美味的果汁，还有很多的夹心糖。

彭迪列太太对箱子里装的这些东西总是非常大方的。她对收到远离家门的丈夫寄来的东西早已习以为常了。她吩咐人把馅饼和水果送到餐厅去，而把夹心糖分给了大家。太太们用她们灵活小巧而有鉴别力的手，颇为贪婪地挑选着。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彭迪列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庞蒂里郁太太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没有遇见过比他更好的丈夫。

对彭迪列先生来说,要做到使他自己和别人都心悦诚服地说出他太太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孩子没有尽到做母亲的应尽的责任是一件难事。与其说他明白了这一点,倒不如说只是一种直觉。每当他说出自己的这种感觉时,他都感到后悔,并对此竭尽全力做出适当的补偿。

如果说两个孩子中有哪一个玩耍时摔了跤,谁也不会哭着扑向母亲的怀里去寻求安慰。他们宁愿自己爬起来,擦掉脸上的眼泪,吐掉口中的沙土,然后继续玩耍。他们虽说还是小孩子,却能互相帮助,在孩子们的战斗中,用他们攥紧的小拳头和压倒其他娇生惯养的孩子们的怒吼声,稳稳地保住他们的地盘。那个混血保姆简直被他们视做一个讨厌的累赘,而她实际上也只不过为他们系系衣扣、提提裤子、梳梳头、分分发,因为那时梳分头似乎成了社会的法规。

总之,彭迪列太太不是一个贤妻良母。那年夏天来到哥兰德岛的妇女中,贤妻良母占绝对优势。她们是不难被认出来的。每当真正发生了或想象发生了什么伤害、威胁她们的宝贝孩子之事时,你就会发现她们张开保护的羽翼跑来跑去。她们是宠爱孩子、崇拜丈夫的那种女人,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个性,长出侍奉天使的翅膀,并把这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们中有许多人在别人提及母爱时总是十分幸福和安慰。其中的一个人简直成为礼貌大方和迷人的女人的化身了。如果她的丈夫不尊敬她,那他简直就是兽类,应该把他慢慢地摧残致死。她的名字叫艾戴尔·莱迪奈。对于她,除了那些用来描写古老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和梦中仙女的话语外,没有更适当的词汇来形容她了。她的迷人之处不在于有什么微妙的隐秘之处,而在于毫无修饰纯天然的美,就像一团燃烧着的火焰,光彩照人。她那盘起的金发,无论是梳子还是发卡都无法约束;那双碧蓝眼睛恰似一对晶莹剔透的蓝宝石,翘起的双唇是那样红

润，诱人得令人一看到就想起樱桃或其他什么香甜的深红色的果子。她有点发胖了，但这对她的步履、姿态、风度的优雅丝毫没有损害。她那丰满滚圆的脖颈，她那美丽修长的胳膊，都合得天衣无缝。没有谁的手会比她的手更优美的了。当你看见她打毛衣时，或把金色的顶针套在纤细的中指上，缝纫贴身睡裤，制作紧身围腰或小孩的围嘴时，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莱迪奈太太非常喜欢彭迪列太太。她经常在下午带着针线活计，上她这边来坐一会儿。彭迪列太太接到从新奥尔良寄来的那箱东西的当天下午，莱迪奈太太正坐在那儿。她坐在那把藤椅上，正在赶制一套小孩的睡衣。

她给彭迪列太太带来了连衣裤的样子，叫她替下来。那连衣裤的式样漂亮极了，能把小孩的身子全副武装地包裹起来，只露出两只小眼睛，就跟爱斯基摩人的衣服一模一样。用这种设计式样，制作冬装，式样严密。不管风多么变化多端，寒气多么刺骨，也不能从锁孔中钻进来。

对她自己孩子目下的物质需要，彭迪列并不十分在意。她认为在夏天而忙着考虑做冬天要穿的睡衣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她不想显得不和群或对此类事毫不在意，漠不关心。所以，她还是取出了报纸，铺在门廊的地板上，在莱迪奈太太的指挥和帮助下，替下了那个密不透风的连衣裤的裤样。

罗伯特也在场，上个星期天他也坐在那里。彭迪列太太仍旧坐在上方的台阶上，无精打采地斜倚着廊柱，身旁放着那盒夹心糖。她不时地递给莱迪奈太太吃。

这位太太似乎有些拿不定注意该挑哪块糖好，最后还是拿了一块方糖，心里嘀咕着是否太甜了，是否不利于她的健康。莱迪奈太太结婚七年了，每隔两年生一个孩子。她已有了三个孩子，目前正在考虑第四胎。她总是谈她的“身孕”。可是，她的“身孕”并不明显，若不是她自己老是没完没了地把话题扯到这话题上来，根本没人会想到她已怀孕。

罗伯特也加入了她们的谈话。解除了莱迪奈太太的担心。罗伯特

十分确定地说，他曾认识一位太太，在整个妊娠期间都吃这种糖。但是当他发现彭迪列太太脸上泛起红晕时，他立刻打住话头，换了个别的谈话内容。

彭迪列太太虽说嫁给了具有克里奥耳人血统的新奥尔良贵族世家，但她同克里奥耳人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以前，她没有像现在这样同他们频繁密切地接触。这年夏天在奈波伦公寓和别墅里住着的人，几乎都是克里奥耳人。他们互相都很了解，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样，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亲密异常、毫无隔阂的关系。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是给庞蒂里郁太太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无所顾忌。起初，他们交谈得无拘无束，对她来说简直难于理解，可是后来她轻而易举地就把这种无拘无束同他们高贵的品质协调起来了。这种性格对克里奥耳妇女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允许误解的。

有一次，艾琳娜亲耳听到莱迪奈向老法雷瓦尔先生讲述她分娩时如何疼痛的事，而且透露了最隐秘的细节。这使她感到震惊而无法忘记。现在，对这样使她震惊的事，她早已习以为常了，但是总还难免感到脸上有些不好意思。不止一次，由于她的出现，打断了罗伯特为讨好毫无顾忌的已婚妇女而讲述的光怪陆离的故事。

以前，在这座公寓里曾经流传着一本书。当轮到彭迪列太太时，她怀着惊诧万状的心情读了它。她是在孤寂无聊，无事可做时读了这本书的，受到很大震动——这对其他人并非如此。每当她听见有脚步声走近她时，总是把书立刻藏匿起来，不让人看见。这本书遭到了公开指责，人们在餐桌上各抒己见，自由地表达关于它的各种言论。彭迪列太太对此已不再感到惊诧，她得出一个结论，比这更令人惊诧的事还多着呢。

5

这伙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围在那儿，莱迪奈太太在做针线活，经

常地停下来讲个故事或轶事什么的，她那纤细的手不时地做着富于表情的动作。罗伯特和彭迪列太太懒洋洋地坐在那里，不时地耳语几句，不时交换几下眼色，彼此相视而笑着。这意味着他们的亲密和友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近一个月以来，罗伯特与彭迪列太太一直形影不离，但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曾预言，罗伯特先生来了以后，一定会对彭迪列太太有好感。从十五岁开始，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了，罗伯特每年夏天都要到哥兰德岛来，给美丽的太太或小姐做谦恭柔顺的男侍。有时是个年轻的姑娘，有时是个寡妇，也有时是个风趣的太太。

他曾陪伴杜恩小姐连续度过了两个美好的夏天。不幸的是，杜恩小姐在这期间死去了；接着他痛苦万分地拜倒在莱迪奈太太的脚下，乞求她赐予自己哪怕是一点点的怜悯和安慰。

彭迪列太太喜欢坐在那儿，像凝视至高无上的圣母玛利亚一样，入神地看着她这个英俊的伙伴。

“有谁能看穿那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的残酷呢？”罗伯特小声地抱怨着。“她知道我崇拜她，是她让我崇拜她的。她总是‘罗伯特，过来；去吧；站起来；坐下；干这个，干那个；看看孩子有没有睡着；我的顶针，上帝知道放在哪儿了，给我拿来；去把都德的小说拿来，我做针线，你念给我听’。”

“我的上帝，我可没让你干这些。是你自己老围在我的身边转圈，像只讨厌的小猫。”

“你是说我像个会巴结人的狗。只要莱迪奈先生一出现，我就真的表现得像只狗了。总是‘去你的吧！再见！滚出去！’”

“我是怕艾丰兹嫉妒呀，”莱迪奈太太以一种近乎天真的口吻打断了罗伯特，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左手妒忌右手，心脏妒忌灵魂！可是对于这种事，克里奥耳血统的丈夫是永远也不会妒忌的。他的这种起腐蚀作用的热情，由于不经常使用，已经逐渐失去效用了。

这时罗伯特向彭迪列太太继续叙说他对莱迪奈太太一度表达过的无望的爱情，所遭到的冷遇；还谈到他度过多少失眠的夜晚，以及他那

燃烧的欲火每天怎样把他投入爱情之海，让他汹涌澎湃。莱迪奈太太不停地做着针线，不时用法语发出轻蔑的议论：“小丑——骗人精——怪物！”

而当罗伯特与彭迪列太太单独在一起时，却从未不用这种亦真亦假，模糊不定的语调谈话。实际上她也弄不清楚，罗伯特所讲的话，哪些是玩笑话，哪些是正经话，她几乎不能辨别。过去，罗伯特的确时常对莱迪奈太太讲些谈情说爱的话，但从来没有当真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彭迪列太太对罗伯特对她没有扮演充当这个角色感到十分高兴。因为那在她来说是难以忍受而令人讨厌的事。

彭迪列太太随身带着她的写生画具。她经常以一个业余艺术家的方式，尝试画一些画。她喜欢搞艺术这行当。她感到从中可以得到从她的日常生活中其他事物所得不到的一种满足。

她早就想在莱迪奈太太身上试试自己的绘画天才。在她看来，莱迪奈太太任何时候都不如现在这样漂亮，这样具有摄人魂魄的诱惑力，更能成为难得的素描模特了。她坐在那里十分安详，具有一种圣母玛利亚的性感，夏日里夕阳西下留下的融融余辉更使她平添了几分隽秀的色彩。

罗伯特走了过去，坐在彭迪列太太脚边的台阶上，以便能看见她如何作画。彭迪列太太轻松自如地挥动着画笔，虽说不像是曾受过正式训练，有娴熟的技巧，可也不失为出自一种天生的智慧。罗伯特看得出神，不禁大为赞叹，用法语向莱迪奈太太大声叫道：

“真不错！她会作画，她非常有天分！”罗伯特在旁观看时，有一次几乎是下意识地、轻轻地把头靠在彭迪列太太的胳膊上，彭迪列太太轻轻地推开了他。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靠了上来，重复了这一有着冒犯意味的举动。彭迪列太太认为他出于无意，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产生反感。她没有责怪他，只是又一次轻轻地然而却异常坚定地推开了他。对此，罗伯特没有任何歉意的表示。

莱迪奈太太的像画完了，可一点儿也不像。这使莱迪奈太太实在失望。可是她又发现，这张画像虽说看起来不像自己，但还称得上是一

幅像样的作品，有几处还是挺有韵味的。

彭迪列太太不以为然，她以批评家的眼光揣摩一番后，拿起画笔在画面上划了粗粗的一道，然后用两只手将画稿揉成一团。

这时孩子们跌跌撞撞地爬上了台阶，看护他们的混血保姆紧紧地跟在身后。彭迪列太太叫他们把颜料和其他东西拿到屋里去。她本想把他们留来说说话，逗着玩一会儿，可孩子们都很听话且异常认真。他们是回来看看夹心糖盒里还有什么好吃的没有。他们温顺地接受了彭迪列太太挑给他们的糖果。每个孩子都张开两只肥胖、滚圆、勺子一样的小手，希望能装得满满的，可是恰恰相反。于是他们又跑了出去。

太阳落下了，晚风习习而来，晚风吹来了大海诱人的气息。孩子们被套上短外衣后，又聚集在大橡树下玩各种游戏去了。他们不时地尖声狂叫着。

莱迪奈太太收拾起针线活，把顶针、剪刀和线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布卷里，然后用别针别好，她抱怨说自己身上软弱无力。彭迪列太太飞快地取来科隆香水和扇子，为莱迪奈太太在脸上洒满香水，同时罗伯特又特别卖力地扇着扇子。

她的不适很快就过去了。彭迪列太太不禁感到诧异，难道是因为从她朋友的脸上褪去？因为那玫瑰般的色彩丝毫也没有从她朋友的脸上消退。

彭迪列太太站在那儿，注视着这位漂亮妇人走过长廊，她那翩翩的风度，高贵的容貌，犹如皇后一般。莱迪奈夫人的小家伙们跑过去迎接她，有两个拽着她的白衣裙，她把第三个孩子从保姆手中接过来，非常亲热地抱在怀里。尽管大家都知道，医生是连大头针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许她举起来的。

“你想去游泳吗？”罗伯特问彭迪列太太。他这样问话只不过想委婉地提醒她一下。

“哦，不了，”她犹疑了一下回答道。“我累了，不想去。”她的目光从罗伯特的脸上转向了海湾。大海深沉的呢喃声犹如发自肺腑的恳求，在她的朵畔萦绕。

“啊，还是去吧！”罗伯特坚持说，“你不应该错过游泳的机会，还是去吧！海水的味道特别美，不会伤害你的。走吧！”

他摘下挂在门外衣钩的大草帽，替彭迪列太太戴在头上。他们走下台阶，朝海边走去，西边的残阳垂在低低的天幕，微风柔和而温煦。

6

艾琳娜·彭迪列心里很想同罗伯特一起去海滨。她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她内心充满了矛盾。她先是婉言谢绝了他，后来还是柔顺地服从了，跟着他去了。

一道从未有过的光亮逐渐开始在她的内心朦胧闪现——成为给她指明道路的灯塔，同时又制约她这种举动。

起初，这光亮使她感到迷惘，引她进入迷幻的梦境，使她深思，产生她在酣梦惊醒时所感到的那种难遣胸中忧烦的痛苦，这种时候她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总之，彭迪列太太开始领悟到她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这个茫茫宇宙空间所处的位置和同周围世界的关系。这种感觉犹如一种智慧的厚赐落在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妇人的灵魂上——或许这种厚赐比上帝平常给任何妇人的都要多。任何事物的肇始、发端，特别是人世间事物的发端都必然是模糊不清的，一片紊乱而不可控制的。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能在这样的开始中脱颖而出，又有多少灵魂消逝在它的动荡不安之中啊！

大海的声音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它周而复始，不肯停息，或是窃窃私语，如泣如诉；或是大声喧嚣，召唤孤独的灵魂在沉沦中寻求陶醉，让它在内心冥想的迷津中消融掉。

大海的声音是可以与人的灵魂沟通的。感受大海仿佛感受有生命的机体，它召唤人们把自己的躯体投入它那温柔、亲密的怀抱之中。

彭迪列太太不愿向别人吐露她内心的秘密，这往往同她的天性迥然相反。在儿童时代，她就把自己幼小的生命控制在自身的范围之内。很小的时候，她就本能地感悟到生活的双重性——外在的生存要顺从时代潮流，而内心生活则表示要充满怀疑。

那年夏天，在哥兰德岛，她把裹得紧紧的压抑自我的屏障打破了一些。这可能是，或者一定是受了一些很难预知却又很显而易见的人或事的影响——它们各自不同的方式驱使她这样做，其中最明显的恐怕要属受艾戴尔·莱迪奈的影响了。这位克里奥耳人在生理上所具有的那种极为令人倾倒的特点，一开始就吸引了彭迪列太太。艾琳娜对人体美是很敏感的。然而，艾戴尔溢于言表的直率同艾琳娜惯常的沉默形成了极为鲜明的比照——可能恰巧就是这一点提供了某种联结的纽带。有谁能告诉我们神灵在锻造我们称之为怜悯之心，或者也可以叫做爱情的那种感情的微妙纽带时，究竟使用了什么金属元素？

一天早晨，这两个女人手挽着手，打着一把白色的遮阳伞，一齐走向海边。艾琳娜劝莱迪奈太太把孩子留下来，但怎么也不能使她把小针线包放一会儿，艾戴尔恳求让她把这些东西塞进衣兜的最里面。她们心有灵犀似地都避开了罗伯特。

到海边的距离并不近，其中包括一条长长的沙土道。路边长着稀稀落落、根须虬曲的杂草。伸进路内的枝叶经常突然地拦住过往的行人。路的两边一片片盛开的、金黄金黄的野菊花一直伸向远方。远处是一些菜园子和长着桔子树、柠檬树的小种植园。那些一簇簇绿油油的园子，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辉。

这两位太太身材都很苗条，相比之下，莱迪奈太太更具有女人和主妇的风度。而艾琳娜的体态却自有一种耐人品味的魅力。她身材颇长，线条优美而匀称。这种体形不知不觉地呈现出一种光彩夺目的姿